

“不可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半个铜板

BAN GE TONGBAN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半个铜板

本 社 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半个銅板

本社編

龔韵文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5 (中、高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1 1/3 字数 18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-9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25

定价：(4) 0.10 元

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。十六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，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；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就不懂得革命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半个铜板》这本书里，着重揭露了旧社会地主阶级依仗反动势力，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迫害的种种罪行。

編 者 一九六五年

目 录

告小讀者

一条甘蔗的故事 1

斧口余生 11

铁算盘和閻王簿 19

一張判决书 24

半个銅板 31

手 36



一条甘蔗的故事

小朋友们，当你们吃着甜甜的甘蔗的时候，你们可想到过，在过去黑暗的旧社会里，因为一条甘蔗竟然丧了两条命！上面照片里的鱼叉，就是铁证。下面，给大家说说这个真实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省中山县九州基乡的合丰村。

一九四二年，合丰村人民正处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，狼狽为奸的残酷血腥统治下。那年华南地区又偏逢天旱，田里长不出粮食，地主、奸商乘机囤积粮食不断抬高米价。人们拿着一块钱，只能买到四钱米。广大贫下中农被迫走上了绝路。卖儿卖女的，流离失所的，全家饿死的，被地主恶霸杀害的不计其数。当时，合丰村共五十多户人家就有三十户人家全家死光！

那是八月大暑天的一个下午，合丰村村北的一块种过番薯(就是山芋)的地里，有一对饿得皮黄骨瘦的堂兄弟。小的只有八岁，名叫李建坤；大的十岁，名叫李佳建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根竹枝，把一块一块泥头，翻过来覆过去，希望能找到一点番薯根充饥。他们的父母叔伯，都在不久前饿死的饿死了，被恶霸打死的打死了。他们成为孤儿后，就只靠他们自己到河滩、田头去捞螺蚌，挖野菜草根过活，根本没有米粒下肚。可是后来捞螺蚌、挖野菜草根的人

越来越多了。除了地主、富农的田地、鱼塘之外，田野变成一片光秃荒凉。这天，李建坤和李佳建兄弟俩，在村外东寻西找，整整一天都找不到一点吃的。只好拖着又饿又累的身体，来到这块不知被人翻过多少遍的番薯地碰碰运气。



翻呀，翻呀，兄弟俩把这块两亩大的番薯地已经翻了一半。可是，哪里有一星半点番薯根的影子啊！弟弟建坤饿得实在不行了，肚子里像有几百条凶恶的虫子，在拚命咬他的五脏；两只脚像站在云端上，摇晃得不行。突然耳边嗡的一声，建坤倒在地上了。哥哥佳建看见弟弟这个样子，又慌又急。因为半个月前，他亲眼看见他的叔叔李顺贵（就是建坤的父亲），从镇上背着卖不去的破烂家具回家时，走到村前路

上,也是这样摇晃了几下,倒在路边死去的。现在,难道弟弟也就这样死了么?他急得眼泪直流,忙把弟弟扶到一棵干枯的树头上靠着,一边哭一边叫唤弟弟:“建坤,建坤啊!你怎么了?”

“我……餓,我……渴。”建坤一边喘气,一边从喉嚨里发出微弱的声音。佳建立刻爬到塘边,双手捧了点水倒在弟弟的口里,一连捧了几次,建坤才慢慢缓过气来。

但是,弟弟才好轉一点,佳建却感到自己头重脚輕,眼冒金星。他知道自己也餓得不行了,如果不立刻找点吃的,恐怕也会立刻倒下来了。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睜着失神的眼睛,四处了望,希望能发现点什么。

“黑蔗!阿哥,黑蔗!”弟弟指着番薯地东头一片长到三尺来高的,黑油油的蔗林。

哥哥听了弟弟的话,却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[zhàn]。他想,这是地主吸血鬼郭炳良霸着的蔗林啊!难道能够去折他的蔗嗎?两个多月前,爸爸因为錯摘了地主謝发七个荔枝吃,不是被謝发、郭炳良等



一伙地主恶霸縛了，拋落河里活生生淹死的嗎！不！不能折郭炳良的蔗啊！可是，他想拦阻弟弟已經来不及了。弟弟已經鼓足气力猛跑到蔗林边，用力折下了一条甘蔗，气咻咻地拖着回来，又把甘蔗折成两半，把半条放在哥哥手里，自己拿着半条一口一口地嚼起来。佳建也顾不了許多，拿起甘蔗嚼起来了。

亲爱的小讀者，你們看到这里，一定会为李建坤兄弟俩，能吃到一条甘蔗而感到高兴吧？是的，整整一天沒有吃到一点东西的小兄弟俩，这条甘蔗对他们來說，实在太宝贵了，簡直是救了他們的命。但是，在旧社会，吃了地主恶霸一条甘蔗，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啊！果然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小兄弟俩拿

着甘蔗还吃不到一半，突然，蔗林里沙沙的一阵响声，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满面胡须，眼露凶光，手里拿着一枝鱼叉，一边猛赶过去，一边恶狠狠地呼喝着。

“嘿，大胆穷小子敢偷爷的黑蔗，要你狗命！”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恶霸郭炳良。建坤兄弟见了大吃一惊，连忙丢了甘蔗拚命地跑起来。他们知道如果被这个恶霸捉住，一定是有死无生。不过，两个饿极了、累极了的孩子，怎么跑得过凶恶的郭炳良啊！看看就要追上了，佳建情急智生，对弟弟说：“跳水！”就往旁边的鱼塘一个猛扎，跳进水里，建坤也跟着哥哥扑通一声，跳进塘里拚命地游起来。

这可把恶霸郭炳良难倒了，但是，这个无恶不作的吸血鬼，怎会放过胆敢折他甘蔗的穷孩子呵！郭炳良恶狠狠地绕过塘基，走到对岸，想兜头把兄弟俩截住。等他赶过来时，哥哥佳建已经爬上岸，躲在大榕树后面。弟弟建坤却刚刚游到塘边站起来。凶狠的恶霸郭炳良举起鱼叉，对准李建坤喝声：“妈的，送你回老家！”用力掷去。只听见建坤哎唷一声惨叫，倒在塘边，五指鱼叉插进了他的腰肚，立刻昏过去了，

郭炳良走下来拔出鱼叉，建坤的腰肚显露出五个血淋淋的伤口。郭炳良还不罢休，用脚踏了踏昏迷的李建坤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妈的，便宜了你这穷小子！”便若无其事的扬长去了。

躲在岸上大榕树后面的哥哥李佳建，当他看见恶霸郭炳良举起五指鱼叉，向弟弟掷去，跟着又听到弟弟哎唷一声惨厉的叫喊，也不禁吓得倒在地上，昏迷过去了。

.....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哥哥李佳建觉得自己嘴里，有一股像甘蔗汁一样甜丝丝、香喷喷的东西，流进喉咙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只见自己已经搬在自己的小茅屋里，身边躺着不断呻吟的弟弟。左邻右舍的乡亲们，都围在他们的床边。李大婶捧着一碗黄狗头野菜粥，正往他的嘴里灌。他不禁哇的一声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原来，他们兄弟俩已经被穷乡亲们救回来了。乡亲们用烂布替建坤包伤口时，建坤早已痛醒，佳建吃了点野菜粥，也醒过来了。于是，李佳建一边哭，

一边向乡亲们诉说刚才的遭遇。乡亲们看着这两个可怜的孤儿，誰个不咬牙切齿的痛恨啊！可是，穷乡亲们在这大旱的黑暗年月里，对这对孤儿又能帮助些什么呢？只好强忍眼泪，把孩子安慰一番，留下点野菜，忍痛离去了。

李建坤因为得不到药品医治，又没有东西吃，过两天就死了。

可是，比豺狼还凶，比蛇蝎还毒的恶霸吸血鬼郭炳良，并不就此罢手。就在李建坤死后的第二天，郭炳良气势汹汹地闖进李佳建的小茅屋，拿着一条粗粗的桑树枝，一把拖住李佳建，沒头沒脑地乱鞭乱打，打得李佳建皮肉裂开，鮮血横流。桑枝打断了，才凶狠地说：“你这个死剩种的，还敢偷爷的甘蔗嗎？你說！还敢偷嗎？”

李佳建想不到这个恶霸吸血鬼，因为一条甘蔗，杀死了弟弟，还要来害自己。他想起爸爸叔叔和許多穷人，都是被这个恶霸害的，从心底里燃烧起仇恨的怒火，鼓足气力掙脱郭炳良的手，跑到背后，用头猛向他的腰背撞去，把郭炳良撞了个“狗吃屎”。然

后，夺门跑入蔗林，扑进河里。郭炳良从地上爬起来，暴跳如雷，连忙赶到河边，拾起一块硬泥，猛向李佳建掷去。这块硬泥足有巴掌大小，正好打在佳建后脑勺上，可怜李佳建顿时失去知觉，沉下河底，永远也浮不上来了……



小朋友们，这个真实的故事说完了。可是，剥削阶级的罪恶，是千年万载也说不完的。不过，当你们吃着甜甜的甘蔗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李建坤、李佳建两个小朋友，他们是怎样被地主恶霸害死的。你们也不要忘记，今天被打倒了的敌对阶级，还不甘心自

己的灭亡，他們还会在暗地里使出阴谋詭計，企图破坏我們的人民公社，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，妄图重新騎在我們劳动人民头上。因此，我們必須百倍警惕，积极参加阶级斗争，协助我們的父兄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！

李 崧 钟伦德 編写

汪观清 插图





斧口余生

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地主是不把农民当人看待的。请看图上这把斧头！狠心的地主，为了想保住自己的生命，医好自己的病，竟然要用斧子劈活人脑子吃！

一九三六年，苏北射阳县海河区有个恶霸地主陈得威，得了癆[láo]疔[gē]病，医治无效。这癆疔病现在叫做食道癌[yán]，在当时是个无药医的死症。可是陈得威怕死，到处找医生，就是个个回他没办法。陈得威又找巫婆，强迫佃户去烧香磕头，每人赌咒少活五年，“借寿”给陈得威，可病势还是越来越重。于是陈得威又叫狗腿子找来医生，硬要医生开药，医生厌恶地冲着他說：“世上沒有你吃的药了，除非吃活人脑子。”哪知道地主病昏了头，当真話听了，竟然要吃活人脑子，想碰运气把病治好，于是就想出杀人的坏主意来了。他对狗腿子陈大洋說：“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佃户謝大家里最穷，孩子多，又不是他亲生的，又欠我債，你去找他逼債，諒他还不起，那时，你就逼他的小丫头抵債，搶来給我劈脑子吃。”

陈大洋听了，心里不由暗暗欢喜，这下子可以趁机捞外快了。但他假装为难的神情，咂着嘴說：“难呀，大太爷这事难呀！这是关系到人命大事，人家能肯嗎？”

地主一听急了：“管他肯不肯，一个穷人家的小

孩子命值什麼錢，只要我的病能治好就行了。你去，把這事辦好了，太爺我重重地賞你。”

陳大洋一聽說“賞”字，喜得把胸口一拍說：“大太爺，這事您放心，包在小人身上就是了。”說完搖頭擺尾地向謝大家去了。

謝大家的小女孩才三歲。她原來並不姓謝，從小死了父親，跟着媽媽和姐姐去討飯，流落到射陽，她媽媽就改嫁給貧農謝大。這謝大也是窮得吃上頓沒下頓，風掃地，月點燈，一間破屋不擋風的人。他們就這樣成了家，真是苦命人對苦命人。

狗腿子陳大洋來到謝大家門口，他嫌謝大家脏，



不肯进去，就把謝大喊到门外，說：“謝大啊，老太爷的病不輕啊。你欠他的二百多块钱，該还给老太爷吃药了。”

謝大听了吃惊道：“什么，我只拿他十几块钱，哪年不替他做工抵债呀，怎么还欠这么多，算錯帐了吧?!”

陈大洋把眼一翻說：“怎么，你想賴帐嗎？太爷借钱给人家都是利滾利，年年翻，几辈子，还不完的。对你还算客气的呢，快点給钱吧!”

謝大一听发蒙〔mēng〕了，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块钱他也拿不出来呀。于是就說：“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家連吃饭都困难，哪来钱还债呀！等麦收后我亲自送上门去。”

陈大洋說：“那可不行，太爷等钱吃药。沒有钱买药，太爷要是有个好歹，你一家的命也担当不起呀!”

謝大說：“今天你就是把我骨头榨干了，也榨不出一文钱来。”

陈大洋见时机已到，就說：“这样子吧，老太爷要买的药你家就有，只要你家卖了，债可一笔勾銷。”

“我家有？”謝大疑惑地問，“我家哪有什么药？”

陈大洋湊近謝大，小聲地說：“这药就是活人腦子，只要把你家小丫头給太爷劈腦子吃就行了。”

謝大一听，气得渾身发抖，問狗腿子說：“你家也有儿有女，你舍得把小孩給人家劈腦子嗎？！”

陈大洋把脸一板說：“放明白些，你欠老太爷的債，如果不給人，先抓你去坐牢，然后再劈你家丫头腦子！”他恐吓了一陣，又接着說：“你要会打算才是，她不是你亲生的，你把她卖了，一来可以抵債，二来你又少一口人吃閑飯。我再向老太爷說說，叫他再給你斗儿八升的。”接着不等謝大开口就又說：“这样吧，我知你一个人也当不了家，晚上你和老婆商量一下，我明天来抱人！”說完就走了。

謝大回到家里，一声不吭，痴呆呆的两眼直流泪。妻子問他，他直是摇头叹气不說話，經過再三追問，謝大才把事情說了。夫妻俩相对流泪，抱头痛哭。这时小女孩从外面回来，进门刚要喊肚子餓，见爸爸和媽媽抱头痛哭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上前抱着媽媽的脖子，一边用小手替媽媽擦泪，一边說：“媽



媽，你不要伤心，沒有飯吃我不哭，我不叫餓。”她媽媽見

閨女这么疼人，一把把她攬到怀里，泪水像断了綫的珍珠，滾了出来。

陈大洋回到地主家里，地主的病又加重了，已經睡在停尸床上。他见陈大洋空着手回来，就着急地

說：“我不能再等了，不管謝大肯不肯，你明天清早帶两根槍去，把人搶來就是。”

第二天天还未亮，陈大洋手提盒槍，又帶了两个背長槍的狗腿子，來到謝大家，踢開門，上前就搶他家的小女孩。謝大夫妻哪里肯放，緊緊把女兒抱住。狗腿子一脚把她媽媽踢倒，謝大又上前攔住，狗腿子就用槍堵住他胸口，說：“再動，就把你打死！”就這樣陈大洋把孩子搶走了，留下两个狗腿子堵着門，不讓謝大夫妻出來。

陈大洋搶着小女孩直奔，一口气跑到剃頭店里，把她剃光頭發，准备好劈腦子。這時地主家的斧頭已經磨得雪亮，放在天井的石頭上，等人到就劈。陈大洋把小女孩的頭剃光后，又抱着向地主家里奔。這時女孩在他的怀里，蹬腿攢脚地拚命掙扎，鞋子踢掉了，衣服撕破了，喉嚨哭啞了。可是陈大洋的两只手，就如同毒蛇一樣地緊緊纏住她。

陈大洋抱着小女孩奔到地主家。這時，地主家的老媽子和雇工，人人心弦都拉得緊綳綳的，為小女孩捏着一把汗。个个咬牙切齒，暗罵陈得威这个

老畜生，临死还要欠下一条人命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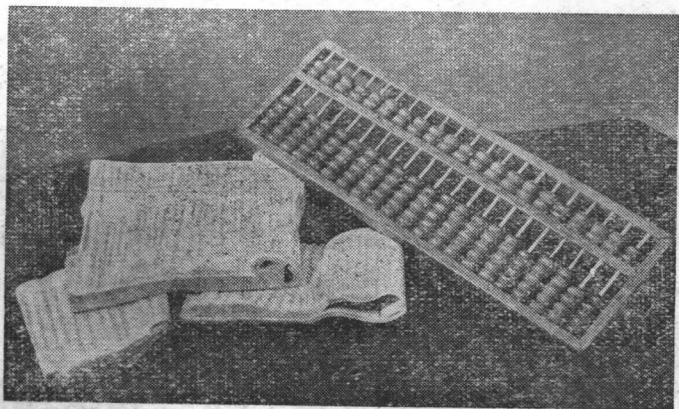
眼看着斧头一举，这孩子就要没命的时候……忽然，屋里传出哭声，地主断了气。狗腿子才把小女孩朝地上一擗，她才死里逃生。

现在这个小女孩，已经三十二岁了，她叫谢兰英，是这次出席江苏省贫农、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。她参观了江苏省阶级教育展览会，当场指着当时要劈她脑子的那把斧头，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。

刘国华 编写

孙 愚 插图





鉄算盘和閻王簿

算盘、帐簿，是常见常用的东西。在我們农村、城市、商店、学校里，不是都有嗎？但是，在旧社会，地主阶级却利用它作为剝削詐騙的工具，把穷人的骨髓吸得一千二淨。

广东省普宁县流沙公社大扬美村流传着这样的歌謠：陈良維，嘴闊闊，眼黑黑，捏个鉄算盘，拿本閻王簿，穷人见着他，好像遇上深山大老虎。

这个陈良維是誰？他就是普宁县的大恶霸地主之一。他結交了官府，仗势欺人，无恶不作，平时一双老鼠眼东瞧西看，哪个东西給他看上了，眼珠一轉，这件东西迟早就会落进他手里。他的搜刮本領很大，一个小小三百戶的山村，每年要被他剝削去田租一千多石谷子。他还開設了豆餅鋪、米行，就用这个二十一位的算盘和三寸多高的大帳簿，把穷人的血汗吸得枯干！

一九四〇年，村里有个貧苦农民陈秋成，因为租种陈良維的鉄租田，日子一久，終因劳累过度，累出病来了。当



时正好又逢
上春荒，为
了生活和交
租，秋成嫂
只好咬紧牙
根，拖上一
个刚会走路
的大孩子，

背着个才喂奶的小孩子到田里去
劳动。正好被地主陈良维看见，
他怕收不上租来，不管秋成嫂已
经在田里花过不少劳动，立刻叫
狗腿子去收田。秋成嫂不让收，可恶的狗腿子却把
她毒打了一顿。消息传到秋成耳朵里，他又气又急，
大骂几声，口吐鲜血死了。秋成嫂被地主夺去了田，
又死了丈夫，逼得只好拖着孩子四处流浪。陈良维
夺到了田，转手又高价租了出去。一天，他看到秋成
家门口挂了个锁，老鼠眼一转，就把脑筋动到屋上去
了，连忙回到屋里翻帐簿敲算盘，终于给他找到了办



法，开列了清单一张，写着：秋成祖父欠过尾数五毛二分，时过三十八年，合共母利九十三元整，以屋頂債。清单贴上门，这间屋便被他霸占去了。

当时秋成邻居陈德欣一看陈良維这样横行霸道，不禁暗罵他是一只大老虎！誰知給陈良維听到，記在心里，过不多久，一场灾祸就落到了他身上。

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，大旱了两月，陈德欣父子几乎把骨头磨散，日夜不停挖坑取水，好容易才把田整好，把秧插上。那只大老虎陈良維的心事也来了。有一天中午，他让狗腿子給他掌伞遮日头，搖搖摆摆来到陈德欣田头，装出一番“好心”說：“德欣兄，你真有本領，秧插了？”陈德欣抬头望了望陈良維說：“秧是插了，要收成难啊！”陈良維嘻皮笑脸地說：“啊！你是鉄腿啦，有的是力气，怕什么！就是肥料要加足，你要肥料，就到我豆餅鋪里去挑！”陈德欣明知大老虎张嘴沒好事，可田里确是要肥呢，田里沒肥，耽誤了季节，事情就更难办，加上陈良維一片“热心”，就除来了四块豆餅，二十斤肥田粉。

这笔肥料債借到秋收，本利一滾，陈德欣把三亩

地上的全部收获都抵债，才算还清这笔阎王债。算帐的时候，陈良维还故意把几分钱的尾数在算盘上抹掉。陈德欣以为没事了。可是事隔两年，陈德欣又收到了陈良维的催债单，上面写着：陈德欣欠银三十元，折谷八石。陈德欣没弄懂怎么回事，赶到米行找陈良维，陈良维却一本正经说：“这是前几年买豆饼欠下的尾数……”陈德欣气得手都发抖了，好久才说出句：“你不是把几分钱尾数抹掉了么？”

“哼！”陈良维显出一脸凶狠指着帐簿冷笑说：“阿爷的债户这么多，要是把尾数都抹掉，我怎么买田、造屋！”

就这样，这笔债又像锁链一般套上了陈德欣的脖子了。

李作辉 编写

张仁康 插图

解放前，江苏省邳县前埠村有个恶霸地主郭汉章。他的堂弟叫郭现章，这家伙也是个从头顶坏到脚底心的坏蛋。他同堂兄长得一样丑，冬瓜头，凹眼睛，钩鼻子，一张嘴生得比猪嘴还难看，说起话来嗡嗡嗡嗡地像苍蝇叫。郭现章整天拿着一根拐杖，东走西逛，专门找岔子，仗势欺人，敲詐勒索，方圆几十里，提起郭家，没有人不痛恨。

村东头住着一户贫农，叫房德元，他家门前有一



亩上好的地，靠村近河，土黑油油的，特别的肥。房德元为人忠厚勤劳，从早到晚手脚不停。他种田是老手，不管是种麦栽秧，还是栽瓜种玉米，都是好收成。人家一亩地只收有百十斤麦子，他能收二百二三十斤；人家栽的南瓜

才长到拳头大，他地里結的南瓜就有三四斤了。村里人没有一个不夸口的，有的老年人說：“房家这亩地抵得上人家四五亩地，他真种得好。”四十年前的夏天(一九二五年)，房德元地里栽的玉米，长得比较高，棒子結得像升筒子一样粗，看过这块地里玉米的人，个个嘖嘖称赞，都說：“这块地是全村最好的一块地。”郭现章早就看中了这块地，他每次經過这块地，心里就痒痒的，夜里躺在床上—边抽大烟，—边



千方百計，陰謀霸占。有一回他對堂兄郭漢章說：“房家骨頭旁，這塊地不該他有。這是塊好地，他占着一天，我家就不得好。”郭漢章接着說：“我早就容不下他了。”兩個家伙嘖嘖咕咕一陣，笑得怪聲怪氣的，郭現章眼睛笑斜了，嘴笑歪了。

一天夜里，村里的人都睡覺了，四處鴉雀無聲，只有青蛙在谷谷地叫。郭現章乘這個時候，帶了幾個狗腿子，鬼頭鬼腦地走進房家的地，偷偷地把房德元的地界石掘掉，換上自家的地界石，把房家的一畝好地劃在自己的地界里。第二天，郭現章耀武揚威地帶了許多打手到房德元家，劈頭劈腦地說：“你房德元不要不識好歹，這門前一畝好地白白地給你種了好多年，現在我要收回了。”房德元一聽，肺都氣炸了，門前的地傳了好幾代，明明是自家的，姓郭的怎麼凭空來奪地？他二話沒說，翻開櫃子拿出地契來，鄰居看了都很忿怒，痛罵地主是黑心鬼。郭現章沒料到這一着，怕昨天夜里移地界的丑事被大家知道，不好收拾，只得甩甩袖子溜了。

郭現章回到家里光火了，這個壞蛋搜索枯腸還

是干瞪眼，想不出办法，于是他去找堂兄，郭汉章鬼主意多，专做缺德事，挖空心思欺压贫苦农民，他和郭现章想了一个诡计，伪装土匪去打死房德元。这天晚上他们带了二十多人，把房德元屋子包围起来，开枪乱打。一时枪声像热油锅里倒上冷水一样，噼噼叭叭响个不停。谁知打了一阵，没有打到房德元，乱枪之中，反把郭汉章的胞弟郭采章打死了。狠毒的地主竟嫁祸于人，郭汉章向反动县政府诬告房德元打死郭采章。贪官没有接到诬告前，先是收到郭汉章送的好多金银首饰。过了几天，郭汉章又带了許多山珍海味进衙门，贪官一见笑嘻嘻，郭兄长郭兄短的客套一番。晚上郭汉章大摆酒席，请贪官污吏大吃一顿。酒后，一个为头的官儿醉糊糊地对郭汉章说：“老弟，这案子包在我手上，就是到高等法院，穷小子也翻不了，你只管高枕无忧。”郭汉章请酒的第二天，反动官府派兵把房德元、房德恩、房德彖〔jiàng〕兄弟三人抓去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把他们定了罪，判刑三年。郭汉章乘这个机会，就把房家一亩好地强行占去了。房德元一向忠厚老实，性格倔强，他不服贪

官污吏顛倒黑白的判決，向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上訴。在旧社会里，哪有穷人伸冤的地方！結果不但冤情未伸，反而罪加一等，判徒刑十五年，罰款七百元，关到苏州監獄。

不久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反动派吓得要命，早逃跑了。房家三兄弟乘机跑出監獄，回到家乡。这时郭汉章当了汉奸，知道房家三兄弟回来，怕他們报仇，立即带

了三十多人，把房家三兄弟杀死。郭汉章杀死房家三兄弟还不甘心，一九三九年一天早上，又杀死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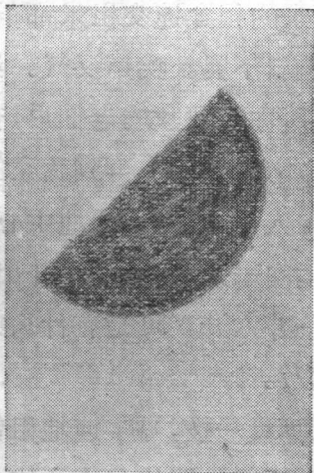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元两个亲戚。万恶的郭汉章要灭絕房家子孙，拿出二十亩地，百块銀洋，短枪一支，买人杀害房德元的独生子房学彬，幸亏房学彬得到风声，逃走了，才免遭毒手。房家被郭汉章害得家破人亡，忍不下这口气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向国民党徐州檢察署上訴。但反动官府不問青紅皂白，竟在状子上批道：“被告无罪，今后不得再訴。”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“官府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。”穷人的冤仇到哪儿去伸啊！

一九四八年，邳县解放了，房家伸冤报仇的日子来到了，人民政府枪毙了恶霸郭汉章等坏蛋，多年流浪外地的房家老小回家团聚了。房学彬不忘阶级苦，永記血泪仇，把四十年前反动官府顛倒黑白的判决书一直保存到今天。判决书现在陈列在江苏省阶级教育展览会里，成了阶级教育的活教材。

刘志俊 編写

方瑶民 插图



半个銅板

江苏省太仓县有个地主陈士勤，他向貧苦农民逼租时，凶恶得如狼似虎，連一絲一毫也不放过。因此得了个“死剝皮”的外号。图上的半个銅板，就是他的剝削罪証。

貧农霍仲明家有两亩地，因为人口多，不够維持生活，就又租种了陈士勤两亩地，想收点粮食貼补貼补。誰知年年遭灾，收下来的粮食連交租米都不够。霍仲明的父亲一天到晚愁眉不展。唉声叹气。陈士勤却假惺惺地說：“老霍呀，你是我家的老佃戶，交不上租子不要紧，就欠着吧，沒粮食吃，再到我家去量两斗。”老霍是个老实庄稼人，一时看不透地主心，就真的又去借了两斗。地主向来是大斗进，小斗出的，两斗实际上拿到手只有一斗六升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哩，只好咬咬牙眼看着吃亏。

两年以后，陈士勤把算盘一拨，喲，連地租带高利貸一算，要粮食十多石，要霍仲明的父亲还帐。霍仲明的父亲吓了一跳說：“陈老爷，你弄錯了吧，哪有这些……”他的話还没說完，陈士勤就把眼一瞪，桌子一拍說：“放屁！老子笔笔有帐，难道还賴你不成。”他說着把算盘和帐簿朝老霍面前一推說：“不信，你自己算算看。”

老霍不識字，他怎么会算啊，就是会算，他又怎能算得清哩！地主的租稅名目繁多，像一条条毒蛇

纏繞着他，要吸干他的血，地主的高利貸，是利加利，年年翻，几輩子，還不完。地主就是靠一手收租，一手放債，使他們日進斗金，使貧農傾家蕩產的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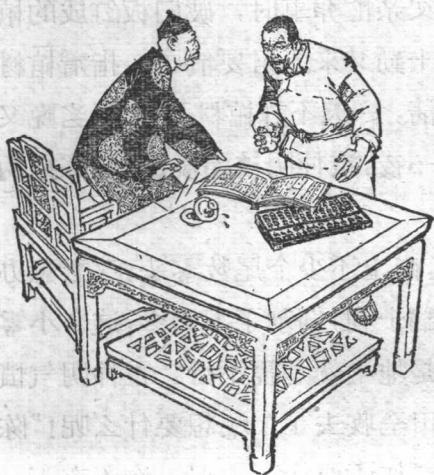
陳士勤見老霍痴呆呆地望着算盤，諒想他不会算的，就逼着說：“怎样，欠錢還錢，欠糧還糧啊！”

老霍眼里噙着淚說：“陳老爺，我現在哪有錢還啊，就是把我骨头榨干了也交不出来啊，你就在帳上記着吧，等收成好了，一定本利送上。”

“嘿嘿，”陳士勤冷笑了几声。他知道老霍是还不起的，就說：

“好吧，还不起不要紧，就用你那两亩地抵着吧！”

“啊！”老霍这时才知道，地主当初的“善心”，就是为了要夺他的两亩地啊。他气得軟癱



瘫地坐了下去。地，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没有地他全家今后怎么能活得下去啊。可是陈士勤的算盘，在两年前就已打好：要在今天逼债。早了，要不到他两亩地，迟了，他更是还不起。陈士勤又故意装模作样说：“我也不一定就要你的地，只要你还钱还米就行了。”

“你这不是逼着要穷人的命吗？”老霍气得直咬牙，可是痰塞喉嚨，气闷胸膛，回家后不几天就死了。

正当霍仲明为父亲忙葬事时，破门板钉成的棺材还停在屋里，陈士勤又来逼租要债了。指着棺材说：“一天不把帐结清，一天不许棺材下葬。”当晚又把霍仲明抓去关了一夜，霍仲明被逼没法，只好把两亩地卖给他。

在结算帐目时，帐上还少个尾数零头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按理，他一本翻十利，剥削了那么多，这个小零头总该免了吧！可是地主就是说不行。霍仲明气愤地说：“你把我家的田全收去了，还想要什么呢！”陈士勤却阴声阴气说：“你还要活下去呢，你还有下一



代呀。”跟着又瞪着眼睛说：“哼！欠我陈士勤的钱，少半个铜板都不成！”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地主说说的，前面的半个铜板的照片你看见了吧，这就是铁证。有次陈士勤去向另一个农民收租，计算下来就相差半个铜板，陈士勤照样要算个明白，他凶狠地抓起一把斧头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把一个铜板劈成两半，拿回家去了。

这就是地主陈士勤“死剥皮”外号的来由。

大家看，地主的心肠有多狠呀！

刘国华 编写

张仁康 插图



手

每个人都有手，人们依靠它来工作、生活。可是，图上的这双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它生来就是这样的吗？

不！图上的这双手的八个指头是被万恶的旧社会吃掉的，是被万恶的地主砍掉的。下面，就请大家读一读这双手的主人曹料哥同志自己讲的话吧！

亲爱的小讀者，看了照片，相信你們一定会替我感到难受。是的，每当我看到自己这双手，想起了过去，自己也感到难受。可是在我心头，更多的却是阶级深仇！

我家居住在广东省潮阳县达濠鎮的一个小乡村里，世世代代打鱼为生。我的父亲长年服苦役似地顛簸在险恶的海浪上，毕生的血汗都被漁霸榨干了，到头来連生命都被大海夺去了。我們都害怕下海，可为了活下去，两个哥哥还是得下海去，拿生命来换取每一餐粮食。

我十岁那年，日本鬼子封鎖了沿海要道，漁船被烧毁，所有漁民都不能出海捕鱼。这么一来，漁民就像蛇游进竹筒，沒有生路了。加上这年正好陆地上发生旱灾，两下一夹攻，就苦了我們穷人了。一家五口人，全靠两个哥哥捕鱼养家，这下鱼捕不成，就餓肚子了。一天、二天，一連几天沒頓像样东西进肚子，只靠大哥到海边去寻捞些“海菁”（海里的野生植物）来吃，一家人个个餓得面黄脚肿，四肢无力，母亲已經餓病了。我呢，更是餓得像只剛生下来的羊羔，

癱倒在牆角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我餓啊，肚子裏那個難受，真像有幾千幾萬條蟲子在爬。

這天天不亮，大哥就出去尋海菁了。

我眼睜睜地看太陽從海面升起，看着它從我們的屋頂的破隙縫里穿進來，又移過去，我心里是多麼焦急呵！我多麼希望大哥能快些回來，能帶些東西回來給我吃，給媽媽吃，給二哥吃，給姐姐吃……

來了，腳步聲由遠而近傳來了，我的心急劇地跳動着，使勁地撐起身子，媽媽、二哥、姐姐都用充滿着希望的目光注視着門外。突然，“崩”的一聲響，破爛的柴門倒下來了。進來的不是我大哥，却是一幫橫行霸道的地主守菁隊（地主的地方武裝組織）。打頭的一個是偽鄉長陳宋良的心腹鄭尖頭。這個魔鬼，是我們這一帶誰見了都恨的劊子手啊！他平日借保護莊稼為名，不知殘殺了多少無辜農民。他一進門，就一手抓着手槍，一手把我媽媽從病床上提起來，凶狠地要我媽媽交出“贓物”來。原來鄭尖頭家少了番薯，找到海邊，正見我大哥在尋海菁，硬說是我大哥偷的，這幫殺人眨眼的海盜不管事實真相，竟然

活埋了我大哥，又赶着要来抄脏。我們听到大哥被活埋的消息，真是晴天一个霹靂。可郑尖头却不罢休，先是命令爪牙搜查，他們把整个屋子全翻了个身，什么也沒有发现，接着就用枪口猛戳我媽媽的胸膛。我二哥气得跳到郑尖头身边要跟他拚，却被几个爪牙抓住了一陣猛打。餓了几天的二哥怎么經得起这一頓打，立刻昏了过去，姐姐为了保护媽媽，渾身都受到了郑尖头的鞭打，最后也昏厥过去了。我也气狂了，抓起一块破缸片，朝郑尖头脸上擲去，郑尖头猛然冲过来一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等我醒过来，郑尖头不见了，传来的是一片哭声。我一看，禁不住大哭起来了，真是雪上加霜啊！原来二哥被打死了，媽媽的眼睛也哭瞎了。

一連死了两个哥哥，就像屋里倒了两根大柱子，剩下老弱三人，真是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。亲戚邻友都为我們难受落泪，可他們也跟我們一般命运，能帮什么忙呢！为了活下去，为了要养活瞎了眼的媽媽，我和姐姐只得把生活担子挑起来。

这天早晨，我和姐姐拖着饥饿疲乏的身体去要



飯。走了才一会，就觉得天昏地旋，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有一位好心的大娘看到我們，心里实在不忍，便把她刚刚卖掉女儿换来的半袋番薯，匀出几个給我們。我见了番薯，馋得真想一口吞了下去，可想到媽媽，又硬忍住了。我和姐姐拿着番薯回家。因为走不动，我們就在地上爬。誰知道，偏偏是冤家狭路相逢，我們才爬了一半路，迎面又碰上了郑尖头和他的爪牙。他一见我們姐弟俩手里都拿着番薯，张开血盆大口怪笑一声，立刻命令爪牙把我和姐姐抓到乡里去了。

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呵！可郑尖头这吃人不眨眼的劊子手，就愁找不到替死鬼。我們一进门，先是一

頓毒打，跟着把我和姐姐扔进了黑洞洞的牢房。

第二天中午，郑尖头叫爪牙把我們姐弟双手扎紧，拖到街上去游乡示众。郑尖头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斧头，大搖大摆走在前头，强迫乡亲们集中到天后庙听“訓”。

这时候的我和姐姐，都整整一天沒进过一滴水，还被狠狠折磨了一頓，未到天后庙都已昏过去了。郑尖头这时摆出了一副猙獰可憎的面孔，首先給乡亲们“訓話”，还举起原先我們拿着的番薯警告：有誰要偷他的东西，輕則砍手剁〔duò〕脚，或挖眼睛，重則活埋全家人口。这劊子手，还算“照顾”我們，讓我們姐弟俩受砍手罪。他拿着棉花蘸上煤油，包住我們姐弟俩的手，跟着火柴一划，火焰从我們手上冒起来了。手是肉做的啊，这时我从昏迷状态中痛醒了。我看见郑尖头的一陣陣怪叫声，看见一张张爪牙的猙獰怪脸；我看见了昏迷在地上的两手已是血淋淋的姐姐，我要喊，可是喊不出来，郑尖头把我的嘴用布塞住了。跟着郑尖头轉过来，大喝一声，只见寒光在我面前一閃，看见自己双手鮮血迸濺，一下就断了八

个指头！我立刻昏倒在地上。临走前，郑尖头还把我們姐弟十四根指头，挂在庙前恐吓乡亲。

郑尖头一走，乡亲们把我們姐弟俩送了回去。病在床上的瞎媽媽已得知了消息，正爬在半路上，一听见我們姐弟俩遭受到这份罪，抱住了我們，連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


仇恨夹着病、餓，沒几天媽媽就死了。

我們变成孤儿了。可郑尖头还不罢休，见我媽媽死了，立刻跑来把我媽媽尸体从床上拖下来甩到门外，把床搶了去，还侵占我們的家，用刀子威胁着把我們赶了出来。



在穷乡邻的帮助下，我們

含着眼泪，忍着創痛，用残废的双手挖开了土，埋下了媽媽。我們沒有家，只好在海边“龟蛇滩”找个石洞住；我們沒有东西吃，只好用脚代手在海边寻觅发臭的海蜇或烂鱼烂虾充饥。就这样，我們过着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，长年生活在衣食无着的凄风苦雨之中。每当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們姐弟相互鼓励着：任天涯海角飘泊异乡，也要頑强地掙扎着活下去，有朝一日定要跟郑尖头这帮恶人清算血債，仇人不倒誓不罢休！

翻身的一天终于来到了，南海上空的乌云驅散了。有了党的领导，我这个受尽苦难的人，倾吐了滿腹苦水，积郁多年的冤伸了，仇报了。



解放了，我也成了国家的主人了，党给了我力量，使我能用残废了的双手参加渔业生产。几年前，我回到陆地上，又用这双残废的手学会了使用锄头，干起农活来。现在我是大队的林业管理员，去年已结了婚，大队还帮我翻新了一间屋。我那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姐姐，也已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生活过得十分欢畅呢！

想想过去，比比现在，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给的。亲爱的小读者，你们生活在新社会真幸福，没有经历过像我这样的苦难。但是你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，一定不能让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重新骑到我们人民的头上来！

姚老萧 整理
林典豪
林典威
方瑶民 插图